

漫游奇境记

——《怪老头儿》续集（上）

目 录

引子		3
第一章	我们怎样掉进了深渊	8
第二章	刻度表的问题	14
第三章	盘古的血	20
第四章	怪老头儿到底睡觉了没有	25
第五章	女娲的孩子们	32
第六章	“假冒伪劣产品”	45
第七章	天塌了	58
第八章	获救	66
第九章	太阳王子和“毛神老夸”	76
第十章	大海	85
第十一章	桃林	94
第十二章	怪老头儿的把戏	100
第十三章	第四个敢死队员	108
第十四章	猎手后羿	114
第十五章	射日	123
第十六章	月宫	132
第十七章	吴刚	142
第十八章	月亮城一景	150

跟怪老头儿漫游奇境

一 引子

事情是由暑期夏令营引起的。

什么夏令营啊、“旱冰训练班”哪、“三好生参观团”哪，这些好事儿从来跟我没关系，我也习惯了。可是这回是去青岛，而且班上参加的“三好生”里有两个是我的哥们儿：顾欣和徐晓东，这就弄得我心里怪痒痒的。

顾欣看出来，拍拍我肩膀，安慰我说：

“其实也没多大意思，就那么十几天，一眨巴眼儿就过去了。等我回来，咱们俩天天去颐和园，清早儿钓鱼，上午一热，就下水游泳！”

徐晓东这回也同情我了，他说：

“你已经有‘两好’了，再鼓鼓劲儿，到寒假，‘三好生’没问题。到时候，没准儿来个‘冰灯冬令营’，逛一趟哈尔滨！”

我这一学期数学成绩有长进，听他这么说，心里挺高兴，正想谦虚两句，他又接着说：

“头一好就是‘胡思乱想好’——谁脑袋里有你那

么多怪玩意儿？全校也得属第一！第二好是‘瞎吹穷侃好’，什么“怪老头儿”啊，进了耗子洞啊，说得跟真的一样！”

闹了半天，这“两好”全是挖苦我的！

他们集合上火车的这一天，我心里闷闷的，遛遛跬跬，到了怪老头儿家。

怪老头儿一见我就说：

“别那么垂头丧气的。去青岛有什么了不起？大热的天儿，一动就一身臭汗，到哪儿去也没呆在家里头舒服！”

要是你们碰上这种事儿，你们准吓一跳：你又没跟他说过，他怎么会知道啊？我可早习以为常了，所以当着怪老头儿的面儿，我从来不敢“胡思乱想”，比方说，我心里想：“这老头儿又吹牛了！”他就会突然问我：

“我什么时候吹过牛？”

我跟徐晓东讲怪老头儿的事，徐晓东从来不信。为了不让他说我“瞎吹胡侃”，有一回我把徐晓东带到怪老头儿家，想让他见识见识。那小子一见着怪老头儿，心里准得想：这老头儿个子怎么这么小？那时候，怪老头儿就会没头没脑地给他来一句：

“原本挺高的，越老越抽巴儿啦！”

只消这么一句，不把徐晓东那小子惊得目瞪口呆才怪！

可惜那天怪老头儿的怪劲儿全没了，表现得跟一个普通退休的傻老头儿没丝毫区别！徐晓东拿他穷开心，临走还把他的木头大棋子偷走两颗。出了门，他把两颗大棋子交给我说：

“去个屁的吧，什么‘怪老头儿’，整个儿一个傻

蛋！”

我没话可说。可是第二天放了学我去怪老头儿家的時候怪事又出来了。我说：

“您真行，让人家偷走这么大的东西都不知道！”

说着，我把用半张晚报包着的那两颗大棋子儿从书包里掏出来，往桌上一拍：

“还给您！”

报纸摔破了，露出两颗扁扁的鹅卵石。我怔了一下，叫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怪老头儿瞧着我，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还想问你呢！你是什么意思？我家预备这个干什么，打架？”

我叫起来：“不对！是徐晓东偷走你的两颗大棋子儿，一个红‘马’，还有一个是黑‘卒’！”

怪老头儿说：“你这孩子有毛病。”一边站起来，拿过他装象棋的布口袋，“哗啦”一下子丢给我：

“刚才还下来着，一个也不缺。”

我不服气，抖落出棋子来看，红马和黑卒都在！我在家用报纸包上的，明明就是这两颗棋子儿！怪老头儿说：

“我明白你带他来的意思。不是我不给你争面子，我不能够。我跟那孩子没缘份！”

我把这事跟徐晓东说了，徐晓东死也不信。他反而更认定我“瞎吹胡侃”了。

按怪老头儿的说法，他跟我是有“缘份”的。好像确实是这样，我一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就情不自禁地往他那儿跑。

不过，这回他的“大热天儿的，哪儿也没呆在家舒

服”并没给我什么安慰。我说：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呢！”

怪老头儿说：“大海有什么了不起，想看大海还不容易！”

我顿时来了精神。说不定怪老头儿真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去一趟青岛。

“干嘛非得去青岛？”怪老头儿又说，“就青岛有海呀？”

我说：“您大概不至于拿北海公园对付我吧？使个障眼法儿，让小白塔、五龙亭、游艇什么的都不见了，再让湖水掀起大浪头……”

怪老头儿乐了：“瞧你这小子！我什么时候又使过‘障限法儿’了？我也没法儿让湖水掀起大浪。你当我是谁，东海龙王啊？”

我说：“反正我要看的是真海，就是那种一眼看不到边儿，顶上飞着雪白海鸥的海。那种鸟儿叫得真好听，小猫一样，‘喵儿喵儿’的。我在电影里见过！”

怪老头儿瞪着我说：“我说赵新新，咱们先讲清楚：你到底是看海，还是看鸟儿？要是看鸟儿，鸟市上就有，怎么叫的全有，别说像猫叫，还有像狗叫的呢！”

我听出有门儿，赶紧说：“好好好，看海，看海！”

怪老头儿的口气缓和了：“其实，鸟呢，也不妨捎带着瞧瞧。‘喵喵’叫的白海鸟不新鲜，满世界都是。我让你看独一无二的黑海鸟，叫出来的声音是‘唧喂！唧喂！’”

我问：“您讲的是‘精卫鸟’吧？”

怪老头儿吃一惊：“你怎么知道？准是蔡老师给你们讲的。”

我很得意：“我看过一本《中国古代神话》，那上头

就有。”

怪老头儿赞叹说：“读书人，学问就是大！”

我谦虚了一句：“这不算什么。”

怪老头儿说：“既然知道，那就不用看啦！”

我连忙说：“两回事，两回事！——‘百闻不如一见’嘛！”

也许怪老头儿是吹牛，不过，要是我真地不仅看见了大海，还看见了精卫鸟，准能把那帮去青岛夏令营的家伙全震住！

怪老头儿说：“看样子，非领你去一趟不可了，不然，你准得说我‘吹牛’。”他扫一眼他的破闹钟，“才八点半，来得及！你现在没事儿吧？”

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放暑假了有什么事！”

怪老头儿说：“你跟我来。”

第一章 我们怎样掉进了深渊

怪老头儿把我领进里屋，拉开大立柜的门。怪老头儿出门从来不换衣服，也许这一次路很远，他要带上几件换洗的。我跟在他身后说：

“我可什么衣服也没带……”

怪老头儿说：“用不着！”

他把胡乱堆在里头的衣服、鞋子都掏出来，丢了满地。东西掏空一半儿，我发现立柜内壁上还有一扇门，门上还有个电镀的把手。我从没见过背后还有门的立柜，正自纳闷，怪老头儿边忙碌着边说：

“你小孩子见过多少！”

里边那扇柜门旁有个小钩钩儿，上边挂着一顶破毡帽。怪老头儿把那顶毡帽摘下来，也丢在地上，然后钻进柜里，踮起脚尖，用力往上推那个钩钩儿。

原来那个挂钩可以上下移动。这倒没什么，显然，他要挂一件长袍，就需要把那钩钩儿向上移动些。奇怪的是，那个钩钩的两侧有许多黑色的刻度，好像是用烧红的炉钩子烫上去的。

他把挂钩推到接近柜顶的位置，扭头对我说：

“进来！”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他让进去，想必有什么名堂。于是，我也挤进大衣柜。怪老头儿又说：

“把柜门关好！”

我勉强转过身去，把大衣柜的门拉严。

大衣柜里立刻一片漆黑。

我看不见怪老头儿，只觉得他正用力推里面那一扇门。立柜紧贴着墙，他是不是想连墙一起推倒？

可是，忽然一阵凉风吹来。没有墙壁倒塌的声音，立柜也没有移动，柜门却显然被他推开了。

吹来凉风的方向同样漆黑一团，没有丝毫亮光。怪老头儿拉住我一只手，悄声说：

“跟着我走，别害怕！”

黑暗中，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枯瘦的手，迈开脚步。

第二步迈出的同时，我听见自己的惊叫声。

这一脚完全踩空了，我全身忽悠一下，直坠下去。

还好，下坠的速度并不快。我像是往下“飘”而不是往下“掉”。所以，下坠最初一刹那脑子里闪现的“我要摔死”的念头又倏忽消失了。按照这样的速度，我即使落到地面，也不至于把腿跌断。

可是，接下来产生的感觉又让我恐惧起来。我听见两耳边有“噗噗”冒水泡的声音，似乎我是掉进了水里。我本能地屏住呼吸，双腿用力蹬，两臂也使劲划动，就像从跳台上跳进游泳池之后来的那一手儿。

糟糕的是，休说返回水面，就是让身体停止下沉我也没办到。那水比油还滑腻，根本产生不出“反作用力”。不论我使出多大力气，身体还是一直往下沉。

我不知道怪老头儿什么时候松开了我的手，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揪住我的衣领。他显然也在拼命挣扎，

并且死死揪住我不放，我搞不清他是想把我揪上去，还是捞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指望我把他救上去。

“明摆着是出了点儿毛病，”怪老头儿忽然说话了，虽然那声音怪怪的，像是谁把他装进了瓶子，“怕是咱们粗心啦！我说新新，你憋着气干嘛，不怕憋出毛病来呀？”

我真地快憋昏了。听他那口气，他能像鱼一样在水里呼吸。我不能，但是我实在憋不住了，活活憋死还不如呛死！

于是，我大喘了一口气。

真奇怪，一点也没发生立刻呛一口水的情况，好像我并不是置身深渊，而是在陆地上！

“咱们这是在哪儿？”我大声问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也闷闷的，怪怪的。

“咱们哪？”怪老头儿回答，“你是说，咱们在哪儿啊？好像不是在海里……好像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原来他也不知道！

我有些慌乱，又有些生气：“您原本打算把我领到哪儿？”

“咱们不是说，看大海么？”

“这就是大海呀？”

“跟你讲了，不大像。海水不这么滑不唧溜、又黏乎乎的……喂，新新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儿像油？”

“甭管像什么，”我不耐烦地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甭管什么地方，反正不是大海！”怪老头儿也不耐烦了，“都是你，老是嚷嚷‘看大海看大海’的！要

不是你使劲催，我也不至于慌慌张张，把表对错。”

我有些明白了，我问他：

“你立柜里烙出来的横条子，是一个一个地方吧？你想对准大海，结果对准了油罐子，是不是？”

“错啦！”怪老头儿又有点儿得意了，“我那个表是管时间的。你当是‘唧喂鸟’现在还找得着啊？要是找得着，让你爸给你买一张去北戴河的火车票不就完事了？何必还让我领着！”

我叫了一声：“您异想天开，打算把我领到几万年以前去？”

怪老头儿说：“大惊小怪的干什么，你是说我办不到？”

我说：“那得穿过‘时光隧道’，要超过光速好几倍才行哪！我在电视里看过，那几个小子想见见活的恐龙……”

怪老头儿说：“那几个小子太笨。像我这么着多省事！跟你实说了吧：现在咱们就已经到了多少万年以前。到底多少万年，我可就弄不清了，因为刚才你那么一闹腾，我也着急了，往上一推那个挂钩儿，可能就推过了头。这么跟你讲吧：咱们准是到了恐龙和‘唧喂鸟’都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说话的功夫，我们俩继续下沉。我对怪老头儿说：

“您换个地方揪着行不行？老是这么揪着我领子，我脖子难受。”

怪老头儿说：“哎哟，揪着你领子哪？你瞧我，黑咕隆咚的，也没留神揪的什么地方！”

他松开我的衣领，改成牵着我的手。

我问怪老头儿：“现在怎么办呢？”

怪老头儿说：“也没什么难办的。要么是咱们俩摸

回去，我再重新把时间表对准‘唧喂鸟’那会儿；要么是咱俩就睡一觉，一直睡到‘唧喂鸟’生出来。”

这两招儿都够玄的。我问他：

“咱们沉得这么深，四周又这么漆黑一团，您保证能摸着您那个立柜？再说睡觉，就算咱们有本事一边翻跟头一边睡，您准知道睡醒了就能看见大海和精卫鸟？”

怪老头儿说：“有志者事竟成嘛！咱们俩使劲地往上摸，我就不信这辈子摸不着那么大的一个立柜！睡觉也绝对是个好办法。跟你讲了，咱们是赶到‘唧喂鸟’前头去了，只要你耐心等，没有等不着的道理！一觉睡醒，‘唧喂鸟’还没孵出来，咱们再接茬儿睡嘛！睡觉还累着你了？”

我越听越玄。此时此刻，我特别想看见怪老头儿的脸。要是他嬉皮笑脸，就说明他胸有成竹，这么胡说一通，只不过是跟我闹着玩儿；要是他面有难色，事情可就很不妙了！

我尽量睁大眼睛，想看见怪老头儿。

就在这时候，我觉得在怪老头儿的头顶上，距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小团朦朦胧胧的黄光。那光线虽然十分微弱，看不出怪老头儿的脸，却显出怪老头儿脑袋的轮廓来。我忍不住叫道：

“瞧，那边有亮儿！”

怪老头儿扭过头去。

“没错儿！”怪老头儿也叫起来，“咱们就奔那儿！”

我们悬在半空儿，既无法迈步，也无法在那滑溜溜的液体里游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奔那儿”。忽然，我的胳膊被牵动，身体随着向斜上方猛地滑了一段距离。是怪老头儿拉着我游动了！

我也双腿一蹬。

这么一蹬，“噌”一下子，我的身体向上滑出去好远。这回是我把怪老头儿牵出一大段距离。怪老头儿夸奖我说：

“行啊，新新，大蛙式游得不赖！”

说着，他又双腿一夹，我们又向前一冲。

我们俩就这样交替着蹬水、划动单臂，飞速地向斜上方有亮光的地方游去。周围的液体还是那么滑腻，但是情形变得和刚才完全不同了。我一时还弄不清这是什么原因。

第二章 刻度表的问题

斜上方的光亮越变越大，很快就成了一大团橘黄色的光，有些像刚刚从地平线升起的大月亮。只是它还朦朦胧胧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如果那确实是个大月亮，它也一定被裹在一层薄纱似的云彩里。

不管怎么朦胧，它还是照亮了我们，让我们看清了彼此。怪老头儿松开了牵着我的那只手，这样，我们就游得更快了。

我们匆忙的劲头，很像黑暗里一对飞蛾突然发现烛光，拼命鼓动翅膀扑向希望。要是按照蔡老师“写得美一些”的要求，应该说，怪老头儿是游得十分潇洒的。他肥大的长衣长裤在水里舒展开来，随波飘动，使得老头儿一扫平日的土里土气，倒像奔月的嫦娥。我穿着T恤衫、牛仔短裤和一双白色运动鞋，比他更适合水里的活动。我故意游在他后头，只为欣赏他“飞天”的优美姿势——这可是百年不遇的！

不管我们怎样奋力蹬腿、挥臂，我们也弄不出一点儿声音。我开始明白我们刚刚掉进这个深渊时，我为什么恐惧到那种程度。我是遭遇了自我出生后，从未有过的寂静。

那是死一般的寂静。你想想啊，生活在闹市里，就算是最安静的午夜时分，总还有远处车辆驶过街道的震动，有 24 小时不停产的工厂中机器的轰鸣，有人们的低声絮语。可是在这个深渊里，就连蚯蚓掘泥土、鸟儿梦呓、树叶和小草呼吸的声音都没有！

也正因为这样，一旦这个深渊里发出什么响声，哪怕是最轻微的响声，都会让人吓了一跳。

我听到的正是让我吃了一惊的声响，那很像是有人在擂鼓：

通通！通通！通通！

我忍不住加快手脚的动作，靠近怪老头儿：

“您听！”

怪老头儿侧耳听听：“噢，远处打雷。多半要下雨！”

我习惯地仰头瞧瞧，顶上还是一片漆黑。我不相信深渊里会打雷，还会下雨。但是，深渊里同样不可能有人擂鼓。

那团橘黄色的光越来越扩大，光线也越来越强。怪老头儿朝向光亮的一面被映照成金黄色，他的身体边已经形成一条黑影，直投向渊底。可是光线还是那么柔和，我凝望那个黄球，也丝毫没有刺目的感觉。让我奇怪的是，离它越近，它的轮廓反而越模糊。它不再像裹在薄纱里的月亮，倒像一颗巨大的橘子糖球儿，由于浸泡在热水里，正迅速地溶化开来。

与此同时，声响也变得更大：

轰隆！轰隆！轰隆！

我们又游了好久，怪老头儿突然停下来，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大团黄光。我的手脚也停止划动。同他一样，我的身体也没有因此而下沉，我可以从容地观察那个大黄球。

它的边缘浑浑沌沌，没有和它四周的液体形成明显的界限，但它的中间却显现一条条深浅不同的暗影，勾勒出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

我惊呆了。

那轮廓，竟是个熟睡的婴儿！

不是睡在床上的婴儿，是缩成一团、睡在母体里的那种，就像刘老师上生理卫生课时，挂在黑板上的大彩图上画的那样子——脑袋大得占去一多半空间，另一小半是身体，手和腿都蜷缩着。

怪老头儿好像被这景象吓坏了。他悄悄靠近我，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说新新，咱们在大衣柜里那时候，你注意我把挂钩推到什么位置没有？是不是推到顶了？”

我依旧盯着那幅怪图，漫不经心地回答：“差不多！”

怪老头儿一拍大腿：“那就惨啦，咱们俩今天算完蛋！”

我还没吓到他这种程度。我说：

“您不至于让一个还没生出来的孩子吓成这样子吧？”

怪老头儿说：“傻小子，你能说出他有多大吗？”

那胎儿确实大得出奇。我们同他的距离显然还非常遥远。从 50 公里以外看一座大山，你会觉得山并不太高大，而那个胎儿同我们的距离，或许有几百公里，说不定还要更远。

“瞧，他长得多快！”怪老头儿又悄声说。

“就算他生出来，又能把咱怎么样？”我望着那一大团黄光说，“随便他多大，一个刚出生的娃娃，总不至于把咱们肚子里的水挤出来，当牛奶喝吧？”

“你要是知道他生出来要干什么就好了！事情可不是找牛奶喝那么简单……你再动一动手脚！”

我不明白怪老头儿是什么意思。见他挥拳踢脚，好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我也学他的样子，抡了一下胳膊。

我的自我感觉很不妙。胳膊完全不像刚才游泳的时候那样灵活自如，它变得沉重、呆滞。我想抡个 180 度，但连 30 度也不到，就停住了。我用很大力气，才算把这条胳膊抽回来。

我想蹬一下双腿，像刚才那样。可是我很吃力地收回双腿后，却怎么也蹬不出去，两腿就那么弯曲着！

不是我四肢的关节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身体周围的那种又滑又腻的液体凝固起来，正像一口大锅滚开的牛油，现在冷却了，正迅速变得坚固。

怪老头儿也不再挥拳踢脚。他两臂做出拉弓射箭的姿态，双腿分开，微微下蹲，就这样凝止不动了，活像正在给我做“骑马蹲裆式”的示范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慌失措地大叫。

“沉住气，小伙子！”这回轮到怪老头儿给我吃宽心丸了。他总爱说“你这孩子”，等到他叫我“小伙子”的时候，就是到了紧要关头，“事情保不齐会更糟。咱们得沉住气，才能应付。”

为掩饰我的恐惧，我换了比较冷静的口气说：

“到底咱们碰上什么事了？”

怪老头儿说：“开头儿我也纳闷儿：怎么推开立柜